

塑造在所有艺术表现中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包括主题塑造、情感塑造、形态塑造等诸多方面，而在雕塑艺术表现中我们主要分析的是形态塑造。雕塑的形态塑造也是由雕塑本身特殊的艺术方式所决定的，它是通过某种物质材料塑造出具有体积、空间特性的物质实体，因此，具有相对复杂的创作流程。在雕塑的造型过程中，各个阶段的制作都会在作品中留有痕迹，例如在雕塑的第一步——泥塑过程就会留有手以及工具的痕迹，在模型翻制的过程中就会留有模型分块的痕迹，在金属铸造中还会留下铸造的痕迹以及石雕创作中的刻凿痕迹等等。这些痕迹也在不知不觉中把艺术家自身独特的艺术气质、审美修养、思想情态表现出来。因此，塑造的痕迹不但是雕塑造型的基本状态，同时也成为艺术家独特的艺术表达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塑造痕迹流露出艺术家在塑造工程中的精神和情感状态，塑造的痕迹也就如同国画艺术中的运笔。当笔墨在宣纸上轻、重、缓、急的游走，力透纸背或轻描淡写时，便反映出画家当时的精神情感状态。由于雕塑艺术的这种独特性，不同的塑造痕迹成为艺术家个性化精神内涵的外在形态的表征，使得塑造痕迹成为富有表现力的

一种重要的艺术语言。

不同的塑造方式会给雕塑造型的形态表面留下不同的痕迹，不同的痕迹就会产生不同的视觉和触觉效果，从而又引发观者不同的艺术感知。因此，雕塑的塑造方式选择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事项。由于塑造痕迹对于雕塑艺术这种独到的表现力，所以许多艺术家把塑造痕迹作为雕塑艺术创作中最为重要的语言形态来加以探索和表现。

泥塑是雕塑艺术中最古老也是最普遍的造型塑造方式之一，所以泥塑的表达方式也丰富多彩。从远古的泥条盘筑、捏塑等方式到现代雕塑的各种塑造表达，所有这些都离不开泥塑造型的身影，因此，泥塑中的塑痕是最具表现力的一种塑造痕迹。其中法国著名雕塑艺术家罗丹最具代表性，他大部分作品是以泥塑的方式完成的，他创造出多种塑造痕迹，多变起伏的形体通过光线得到极其丰富的展现，从而表现出人物的情感、思想和精神。罗丹对泥塑造型的表现具有非凡的把控力。《青铜时代》、《思想者》、《老娼妇》等作品使用象征主义手法，表现出他对生活以及人文精神的思考。作品通过捏、推、塑等手法把人物的动态、形体，甚至内在的生命脉动表现得淋漓尽致。每一个因微妙细节的起伏变化而形成的塑造痕迹无不体现出艺术家在当时的思想轨迹、创作激情。随着雕塑的形体起伏，我们甚至可以感知到艺术家在塑造过程中的双手在人物形体中的恣意游走与跃动，感悟到艺术家创作时的澎湃激情，进而产生出无以言表的艺术感动，仿佛雕塑具有了生命气息。通过回望罗丹雕塑的塑造历程，我们深切地体味到雕塑作品的内在精神和情感。

另一位雕塑家马约尔虽是罗丹的学生，但他独树一帜，其艺术特色和艺术风格与罗丹迥异。他并不追求雕塑细节的精微起伏和人物精神情感间的冲突，而是以光洁整体的人体形态赋予作品一种抽象的自然性质和象征意义。他的作品不诉诸文学情节，也不刻意追求绘画效果，而是通过光洁、整体、



刘玉庭 童子 陶塑 32×26×8厘米 2012



刘玉庭 禅 青铜 19×48×30厘米 2012

圆满、健壮的女人人体来表现他对人类与自然关系的理解。他的人体形象就像一条奔腾不息的河流，充满了健康的美感。所以在塑造手法上他舍弃了微小细节的刻画，而是用结实的体块，通过饱满、圆润、概括的体面关系，以光洁的塑造痕迹表现出肌肉的弹性和力量，整个人体线条显得粗犷而流畅。他的塑造痕迹平整、光洁、简约，强调了作品的整体感和完整性，反映出其在塑造过程中的从容和淡定。他的人体雕塑完全脱离了具体的人，而是一个大写、抽象的“人”，也是人与自然的综合体，具有丰富、广阔的含义，象征了人与自然的完美与和谐，是一个充满了生命的活的自然体。

瑞士艺术家贾克梅蒂也是充分利用了塑造痕迹来传达艺术理念。面对其作品，我们感受到的不仅是战后人性的困境，还有大众社会中个体的困境。在广大复杂的社会、政治、建筑结构中，每个人都被同一化，生存于心理孤绝的状态中。这种孤寂感的塑造就是通过塑造痕迹的强调得以传达的。他的作品《广场》、《行走的人》就是把人体体积压缩到极致，表面的塑造痕迹完全保留在堆泥时的原始状态，使雕塑的形体表面起伏凹凸不平，产生一种强烈的收缩和内凹感。粗糙的、皱缩的表面，空白、无表情的面容，自远而观的尺寸，使这些极小的形体展现出与观者本身的疏离感。由塑造痕迹而引发

的视觉感知，由形体转向感觉，这就是贾科梅蒂创造出的最为痛切、孤绝的隐喻。在这里，塑造痕迹成为艺术表达的中心。

手直接作用于材料的塑造手法使得雕塑形态充满生命的温暖，包含着强烈的生命特征。而通过工具所塑造的痕迹则具有另一种造型气度，体现着一种雄浑、厚重、内力勃发的情感和精神诉求。如台湾艺术家朱铭的《太极系列》就是以大刀阔斧的塑造方式对材料进行果断的切割，进而形成各种大小不同的块面和肌理，构成了鬼斧神工的造型趣味。他的作品不是以准确、细腻的手感来进行造型塑造，也不是以人物细腻、微妙的形体变化来体现作品的精神内涵，而是以自然造物的形态方式表达太极的精神意向，具有典型的东方艺术写意精神。他完全脱离西方造型的物质化标准，以内心的理念和精神感悟为出发点，来参悟生活，表现自然神韵，以心像的表现创造出具有东方文化内涵而又独具个性面貌的雕塑风格，传达出内在的人文精神诉求。因此，塑造痕迹在这里具有极其重要的表现意义。只有这种由大块切割、构造形成的造型体块的塑造塑痕才能恰到好处地传达出艺术家独到的人文精神追求。

通过以上对雕塑艺术中的塑造痕迹的分析，可以充分说明塑造方式以及塑造痕迹在雕塑作品中所具有的重要意义。综合来讲，塑造痕迹一方面是任何雕塑艺术在造型过程中必然要留下的印记或纹理，因此，塑造痕迹具有相对客观性；另一方面，每一位艺术家都会在塑造的过程中主观地利用塑造痕迹来打造自身独到的艺术语言，因此，其又具有主观性的一面。也就是说艺术家要充分利用塑造痕迹的客观因素，在此基础上还需要加入主观艺术构想和艺术家的审美选择，从而形成一种独特的、个人化的造型语言。这最终使得塑造痕迹的独特性成为艺术家风格的一个重要标识。不同的艺术家对待塑造痕迹的不同方式体现出艺术家强烈的艺术个性，使之成为一个特殊的符号，它蕴含着艺术家的个人情怀密码，也留下艺术家创作时的思绪和情绪轨迹。因此，对待塑造痕迹的问题不仅仅关乎塑造过程，也关乎到艺术家个人的审美选择、思想情怀、人文精神。这些因素是与整个艺术表达密切相关的，也是与作品的精神和内涵，以及最终作品的艺术水准密切相关的。□（此论文由2014年北京市属高校特色教育资源库建设项目资助）

刘玉庭 1964年生于江西景德镇。1990年毕业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装饰艺术系。现为北京服装学院造型艺术系教授。

(左页) 刘玉庭 牡丹亭·惊梦 铜 80×65×35厘米 2012

(右页上) 刘玉庭 遥远的辉煌 铜 86×56×30厘米 2012

(右页下) 刘玉庭 青春律动 铜 30×30厘米 2012



